金匱心典

今之稱醫宗者則曰四大家首仲景次河間次東垣次丹谿且曰仲景東[illegible]有明以來吳有易其言者也然[illegible]炎帝本草以後神聖輩出立君[illegible]佐使之制分大小奇偶之宜於是不稱藥而稱方如內經中所載半夏秫米等數方是已迨商而有伊尹湯液之說大抵湯劑之法至商而盛非自伊尹始也若扁倉諸公皆長於禁方而其書又不克傳惟仲景則獨祖

經方而集其大成遠接軒皇近兼衆氏當時著書垂教必非一種其存者有金匱要略及傷寒論兩書當宋以前本合為一自林億等校刊遂分為兩為夫傷寒乃諸病之一病耳仲景獨著一書者因傷寒變證多端誤治者衆故尤加意其自叙可見矣且傷寒論中一百十三方皆自雜病方中檢入而傷寒之方又無不可以治雜病仲景書具在燎如也他若三家之書雖各有發

明其去仲景相懸不可以道里計四家並稱已屬不倫況云仲景專於傷寒乎嗚呼是尚得為讀仲景之書者乎金匱要畧正仲景治雜病之方書也其方亦不必盡出仲景乃歷聖相傳之經方也仲景則滙集成書而以已意出入焉耳何以明之如首卷栝樓桂枝湯乃桂枝加栝樓也然不曰桂枝加栝樓湯而曰栝樓桂枝湯則知古方本有此名也六卷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即桂枝加龍骨牡蠣也乃不別名何湯而曰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則知桂枝湯爲古方而龍骨牡蠣則仲景所加者也如此類者不可勝舉曰知古聖治病方法其可考者惟此兩書真所謂經方之祖可與靈素並垂者苟有心於斯道可舍此不講乎說者又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執仲景之方以治今之病鮮効而多害此則尤足歎者仲景之方猶百鈞之弩也如其中的一舉

貫革如不中的弓勁矢疾去的彌遠乃射者不恨己之不能審的而恨弓強之不可以命中不亦異乎其有審病雖是藥稍加減又不驗者則古今之本草殊也詳本草惟神農本經爲得藥之正性古方用藥悉本於是晉唐以後諸人各以私意加入至張潔古輩出而影響依附互相辨駁旋失本草之正傳後人遵用不易所以無救輒拒古方不可以治今病遂爲信然嗟乎天

地猶此天地人物猶此人物若人氣薄則物性亦薄豈有人今而藥獨古也故談用仲景之方者必先學古窮經辨症知藥而後可以從事尤君在涇博雅之士也自少即喜學此藝凡有施治悉本仲景輒得奇中居恒歎古學之益衰知斯理之將墜因取金匱要略發揮正義朝勤夕思窮微極本凡十易寒暑而後成其間條理通達指歸明顯辭不必煩而意已盡語不必深而

旨已傳雖此書之奧妙不可窮際而由此以進雖入仲景之室無難也尤君與余有同好屬為叙余讀尤君之書而重有感也故舉平日所嘗論說者識於端尤君所以註此書之意亦謂是乎

雍正十年壬子陽月松陵徐大椿叙

自序

金匱要畧者漢張仲景所著為醫方之祖而治雜病之宗也其方約而多驗其文簡而難通唐宋以來註釋闕如明興之後始有起而論之者迄於今乃不下數十家莫不精求深討用以發蒙而解惑然而性高明者泛騖遠引以曲逞其說而其失則為浮守矩矱者尋行數墨而畏盡其辭而其失則為隘是隘與浮者雖所趣不同而其失則一也余讀仲景書者數矣心有所得輙筆諸簡端以為他日考驗學問之地非敢舉以註是書也日月既深十巳得其七八而未克遂竟其緒丙午秋日抱

病齋居勉謝人事因取金匱舊本重加尋繹其未經筆記者補之其記而未盡善者復改之覃精研思務求當於古人之心而後已而其間深文奧義有通之而無可通者則闕之其係傳寫之誤者則擬正之其或類後人續入者則刪汰之斷自藏府經絡以下終於婦人雜病凡二十有二篇釐爲上中下三卷仍宋林億之舊也集既成顏曰心典謂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云爾雖然劉氏擾龍宋人刻楮力盡心靡要歸罔用余之是注安知其不仍失之浮即失之隘也耶世有哲人箴予闕失而賜之教焉則予之幸也雍正已酉春日飲鶴

山人尤怡題於北郭之樹下小榭

金匱心典卷上目錄

臟腑經絡先後病脉證第一
痓濕暍病脉證治第二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
瘧病脉證幷治第四
中風歷節病脉證幷治第五
血痺虚勞病脉證幷治第六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脉證治第七

金匱心典卷上

漢張仲景著　　吳門尤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

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準此。

按素問云、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肝應木而勝脾土。以是知肝病當傳脾也。實脾者、助令氣王。使不受邪。所謂治未病也。設不知而徒治其肝。則肝病未已。脾病復起。豈上工之事哉。肝之病補用酸者、肝不足、則益之以其本味也。與內經以辛補之之說不同。然肝以陰臟而含生氣。以辛補者。所以助其用。補用酸者、所以益其體。言雖異而理各當也。助用苦焦者、千金所謂心王則氣感於肝也。益用甘味之藥調之

者越人所謂損其肝者緩其中也酸入肝以下十五句疑非仲景原文類後人謬添註腳編書者誤收之也蓋仲景治肝補脾之要在脾實而不受肝邪非補脾以傷腎縱火以刑金之謂果爾則是所全者少而所傷者反多也且脾得補而肺將自旺腎受傷必虛及其子何制金強木之有哉細按語意見肝之病以下九句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辭補用酸三句乃別出肝虛正治之法觀下文云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可以見矣蓋臟病惟虛者受之而實者不受臟邪惟實則能傳而虛則不傳故治肝實者先實脾土

以杜滋蔓之禍治肝虛者直補本宫以防外侮之端此仲景虛實並舉之要旨也後人不察肝病緩中之理謬執甘先入脾之語遂略酸與焦苦而獨於甘味曲窮其說以爲是即治肝補脾之要妙昔賢云詖辭知其所蔽此之謂耶

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藏元真通暢人即安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爲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爲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

此詳之。病由都盡。若人能養愼。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府藏。卽醫治之。四肢纔覺重滯。卽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眞之處。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

人稟陰陽五行之常。而其生其長。則實由風與氣。蓋非八風。則無以動盪而協和。非六氣。則無以變易而長養。然有正氣。卽有客氣。有和風。卽有邪風。其生物害物。並出一機。如浮舟覆舟。總爲一水。故得其和則

為正氣。失其和。即為客氣。得其正則為和風。失其正即為邪風。其生物。有力。則其害物。亦有力。所以中人多死。然風有輕重。病有淺深。約而言之。不越三條。一者邪從經絡入藏府而深。為內所因。二者邪在四肢九竅皮膚沿流血脈而淺。為外所因。三者病從王法房室金刃蟲獸而生。為不內外因。所謂病之由也。人於此慎養。不令邪風與其氣干忤經絡。則無病。適中經絡。未入藏府。可汗吐或和解而愈。所謂醫治之也。此應前內因一段。若風氣外侵四肢。將及九竅。即吐納導引以行其氣。鍼灸膏摩以逐其邪。則重滯通快而

閉塞無由此、應前外因一、段。更能不犯王法禽獸。則形體不傷。又雖有房室而不令竭乏。則精神不脫。此應、前、房、室、一、段。腠理云者。謂凡病糾纏於身。不止經絡血脈。勢必充溢腠理。故必愼之使無由入。腠者。三焦與骨節相貫之處。此神氣所往來。故曰元眞通會。理者。合皮膚藏府內外。皆有其理。細而不紊。故曰文理。仲景此論。以風氣中人爲主。故以經絡入藏府者爲深爲內。自皮膚流血脈者爲淺爲外。若房室金刃蟲獸所傷。則非客氣邪風中人之比。與經絡藏府無相干涉者。爲不內外因也。徐氏節

按陳無擇三因方。以六淫邪氣所觸爲外因。五藏情志所感爲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爲不內外因。蓋仲景之論。以客氣邪風爲主。故不從內傷外感爲內外。而以經絡藏府爲內外。如徐氏所云是也。無擇合天人表裏立論。故以病從外來者爲外因。從內生者爲內因。其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爲不內外因。亦最明晰。雖與仲景並傳可也。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時者死。其目正圓者。痙

不治。又色青爲痛。色黑爲勞。色赤爲風。色黄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此氣色之辨。所謂望而知之者也。鼻頭。脾之部。青。肝之色。腹中痛者。土受木賊也。冷則陽亡而寒水助邪。故死。腎者主水。黑。水之色。脾負而腎氣勝之。故有水氣。色黄者。面黄也。其病在脾。脾病則生飲。故胸上有寒。寒。寒飲也。色白亦面白也。亡血者不華於色。故白。血亡則陽不可更越。設微赤而非火令之時。其爲虛陽上泛無疑。故死。目正圓者陰之絶也。痙爲風強病。陰絶陽強。故不治。痛則血凝泣而不流。故色青。勞則

傷腎。故色黑。經云、腎虛者面如漆柴也。風為陽邪。故色赤。脾病則不運。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經云、水病人目下有臥蠶面目鮮澤也。

師曰、病人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

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病在腎肝。為筋髓寒而痛時作也。喑喑然不徹者、病在心肺。則氣道塞而音不彰也。啾啾然細而長者、痛在頭中。則聲不敢揚而胸膈氣道自如、故雖細而仍長也。此音聲之辨。聞而知之者也。然殊未備。學者一隅三反可矣。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欬。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吐沫。

心中堅者、氣實而出入阻。故息則搖肩。欬者、氣逆而肺失降。則息引胸中上氣。肺痿吐沫者、氣傷而布息難。則張口短氣。此因病而害於氣者也

師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則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

息兼呼吸而言。吸則專言入氣也。中焦實。則氣之入者。不得下行。故吸微數。數猶促也。下之則實去氣通

而愈。若不係實而係虛。則爲無根失守之氣。須將自散。故曰不治。或云、中焦實而元氣虛者。既不任受攻下。而又不能自和。故不治。亦通。其實在上焦者。氣、不、得人、而、輒還。則吸促。促猶短也。實在下焦者。氣、欲歸、而不、驟及。則吸遠。遠猶長也。上下二病。並關藏氣。非若中焦之實。可從下而去者。故曰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氣盛而形衰。不能居矣。故亦不治。

師曰、寸口脉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時色脉皆當病。

王脉、時至而氣王。脉乘之而動。而色亦應之。如肝王

於春脉弦而色青。此其常也。推之四時。無不皆然。若色當青而反白。爲非其時而有其色。不特肝病肺。亦當。病矣。犯其王氣故也。故曰色脉皆當病。

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爲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爲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爲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爲至而太過也。

上之至謂時至。下之至謂氣至。蓋時有常數而不移。

氣無定刻而或遷也。冬至之後甲子、謂冬至後六十日也。蓋古造曆者。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依此推之。則冬至後六十日。當復得甲子。而氣盈朔虛。每歲遞遷。於是至日不必皆值甲子。當以冬至後六十日花甲一周。正當雨水之候爲正。雨水者冰雪解散而爲雨水。天氣溫和之始也。云少陽起者。陽方起而出地。陽始生者。陽始盛而生物。非冬至一陽初生之謂也。竊嘗論之矣。夏至一陰生而後有小暑大暑。冬至一陽生而後有小寒大寒。非陰生而反熱陽生而反寒也。天地之道否不極則不泰陰陽之氣

剝不極則不復夏至六陰盡於地上而後一陰生於地下是陰生之時正陽極之時也冬至六陽盡於地上而後一陽生於地下是陽生之時正陰極之時也陽極而大熱陰極而大寒自然之道也則所謂陽始生天得温和者其不得與冬至陽生同論也審矣至未得甲子而天已温或已得甲子而天反未温及已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或如盛夏五六月時則氣之有盈有縮爲候之或後或先而人在氣交之中者往往因之而病惟至人爲能與時消息而無忤耳

師曰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裏

腰痛背强不能行。必短氣而極也。

前謂關前。後謂關後。關前爲陽。關後爲陰。關前脉浮者。以陽居陽。故病在表。關後脉浮者。以陽居陰。故病在裏。然雖在裏而係陽脉。則爲表之裏。而非裏之裏。故其病不在腸胃。而在腰背膝脛。而及其至則必短氣而極。所以然者。形傷不去。窮必及氣。表病不除。久必歸裏也。

問曰。經云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此爲有陽無陰。故稱厥陽。

厥陽獨行者。孤陽之氣。厥而上行。陽失陰則越。猶夫

無。妻。則。蕩。也。千金方云、陰脉且解。血散不通。正陽遂厥。陰不往從。此卽厥陽獨行之旨歟。

問曰、寸脉沉大而滑。沉則爲實。滑則爲氣。實氣相搏。血氣入藏卽死。入府卽愈。此爲卒厥。何謂也。師曰。唇口青身冷。爲入藏卽死。如身和汗自出。爲入府卽愈

實謂血實。氣謂氣實。實氣相搏者、血與氣并而俱實也。五藏者藏而不寫。血氣入之。卒不得還。神去機息。則唇青身冷而死。六府者傳而不藏。血氣入之。乍滿乍寫。氣還血行。則身和汗出而愈。經云、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返則死

是也。

問曰、脉脫入臟即死。入腑即愈。何謂也。師曰、非爲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即死。

脉脫者、邪氣乍加。正氣被遏。經隧不通。脉絕似脫。非真脫也。蓋即暴厥之屬。經曰、趺陽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膚鞕。又曰、少陰脉不至。腎氣微。少精血。爲尸厥即脉脫之謂也。厥病入臟者。深而難出。氣竭不復則死。入腑者淺而易通。氣行脉出即愈。浸淫瘡、瘡之浸淫不已。外還所謂轉廣有汁。流遮周身者也。從口流

自四肢者、病自內而之外。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病自外而之裏。故不可治。李瑋西云、病在外二句。槩指諸病而言。卽上文百病皆然之意。入裏者死。如痺氣入腹。脚氣衝心之類。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五藏病各有十八。合爲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爲一百八病。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穀飪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風中於前。

寒中於暮。濕傷於下。霧傷於上。風令脈浮。寒令脈急。霧傷皮腠。濕流關節。食傷脾胃。極寒傷經。極熱傷絡。

頭項腰脊臂脚六者病兼上下。而通謂之陽者。以其在軀殼之外也。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九者病兼藏府。而通謂之陰者。以其在軀殼之裏也在外者有營病衛病營衛交病之殊是一病而有三也。三而六之。合則為十八。故曰陽病十八也。在裏者有或虛或實之異。是一病而有二也。九而二之。合則為十八。故曰陰病十八也。五藏病各有十八。六微病又各有十八。則皆六淫邪氣所生者也。蓋邪氣之中

人者、有風、寒、暑、濕、燥、火之六種。而藏府之受邪者、又各有氣分、血分、氣血並受之三端。六而三之、則爲十八病。以十八之數推之、則五藏合得九十病、六微合得一百八病。至於五勞七傷六極、則起居飲食情志之所生也。婦人三十六病、則經月產乳帶下之疾也。均非六氣外淫所致、故曰不在其中。清邪風露之邪、故居於上。濁邪水土之邪、故居於下。大邪漫風、雖大而力散、故中於表。小邪戸牖隙風、雖小而氣銳、故中於裏。穀飪飲食之屬、入於口而傷於胃者也。是故邪氣有清濁大小之殊、人身亦有上下表裏之別、莫不

各隨其類以相從。所謂各有法度也。故風爲陽而中於前。寒爲陰而中於暮。濕氣濁而傷於下。霧氣清而傷於上。經脉陰而傷於寒。絡脉陽而傷於熱。合而言之。無非陽邪親上。陰邪親下。熱氣歸陽。寒氣歸陰之理

問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謂也。師曰。病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體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也。

治實證者。以逐邪爲急。治虛證者。以養正爲急。蓋正氣不固。則無以禦邪而却疾。故雖身體疼痛。而急當

救裏。表邪不去。勢必入裏而增患也。故既清便自調。則仍當救表也。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當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也。

卒病易除。故當先治。痼疾難拔。故宜緩圖。且勿使新邪得助舊疾也。讀二條。可以知治病緩急先後之序。

師曰。五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藏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爲病。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必發熱也。

所得所惡所不喜。該居處服食而言。如藏氣法時論云。肝色青宜食甘。心色赤宜食酸。肺色白宜食苦。腎氣黑宜食辛。脾色黃宜食鹹。又心病禁溫食熱衣。脾

病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肺病禁寒飲食寒衣。腎病禁焠烄熱食溫炙衣。宣明五氣篇所云。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靈樞五味篇所云。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之屬。皆是也。五藏病有所得而愈者。謂得其所宜之氣之味之處。足以安藏氣而却病氣也。各隨其所不喜爲病者。謂得其所禁所惡之氣之味之處。足以忤藏氣而助病邪也。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者。謂平素所不喜之物。而反暴思之。由病邪之氣。變其藏氣使然。食之則適以助病氣而增發熱也。

夫諸病在藏。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猪苓湯。餘皆倣此。

一無形之邪。入結於藏。必有所據。水血痰食。皆邪數也。如渴者。水與熱得。而熱結在水。故與猪苓湯利其水而熱亦除。若有食者。食與熱得。而熱結在食。則宜承氣湯下其食。而熱亦去。若無所得。則無形之邪。豈攻法所能去哉。

猪苓湯方 見後消渴證中

痙濕暍病脈證治第二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痓。 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名曰柔痓。

成氏曰、千金云太陽中風重感寒濕則變痓。太陽病。發熱無汗爲表實。則不當惡寒。今反惡寒者。則太陽中風、重感於寒、爲痓病也。以其表實有寒。故曰剛痓、太陽病。發熱汗出爲表虛。則當惡寒。今不惡寒者。風邪變熱。外傷筋脈爲痓病也。以其表虛無寒。故曰柔痓。然痓者、強也。其病、在筋。故必兼有頸項強急頭熱足寒目赤頭搖口噤背反等證。仲景不言者。以痓、

字、該之、也。活人書亦云、痓證發熱惡寒。與傷寒相似。
但其脉沉遲弦細。而項背反張爲異耳。
太陽病。發熱。脉沉而細者。名曰痓。爲難治。
太陽脉本浮。今反沉者。風得濕而伏。故爲痓。痓脉本緊弦。今反細者。陰氣適不足。故難治。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痓。 夫風病下之則痓。復發汗。必拘急。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痓。
此原痓病之由。有此三者之異。其爲脫液傷津則一也。蓋病有太陽風寒不解。重感寒濕而成痓者。亦有亡血竭氣。損傷陰陽而病變成痓者。經云、氣主煦之。

血主濡之。又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陰陽既衰。筋脉失其濡養。而强直不柔矣。此痓病、標、本、虛實之異、不可不辨也。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强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痓病也。若發其汗者。寒濕相得。其表益虛。卽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脉如蛇。

痓病不離乎表。故身熱惡寒。痓爲風强病而筋脉受之。故口噤頭項强背反張脉强直。經云、諸暴强直。皆屬於風也。頭熱足寒、面目赤、頭動搖者、風爲陽邪。其氣上行而又主動也。寒濕相得者、汗液之濕。與外寒

之氣相得不解而表氣以汗而益虛寒氣得濕而轉增則惡寒甚也其脉如蛇者脉伏而曲如蛇行也痓脉本直汗之則風去而濕存故脉不直而曲也

暴腹脹大者爲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痓

此即上文風去濕存之變證魏氏云風去不與濕相麗則濕邪無所依著必順其下墜之性而入腹作脹矣風寒外解而濕下行所以爲欲解也如是診之其脉必浮而不沉緩而不弦矣乃其脉如故而反加伏弦知其邪內連太陰裏病轉增而表病不除乃痓病諸證中之一變也

夫痙脈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

緊如弦、即堅直之象。李氏曰、上下行者。自寸至尺皆見緊直之脈也。脈經亦云、痙病脈緊伏。直上下行。

痙病有灸瘡。難治。

有灸瘡者。膿血久漬。穴俞不閉。婁全善云、即破傷風之意。蓋陰傷而不勝風熱。陽傷而不任攻伐也。故曰難治。

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几几然。脈反沉遲。此爲痙。栝樓桂枝湯主之。

太陽證備者、趙氏謂太陽之脈。自足上行循背至頭

項此其所過之部而爲之狀者。皆是其證是也。几几背強連頸之貌。沉本痓之脈。遲非內寒。乃津液少而營衛之行不利也。傷寒項背强几几汗出惡風者。脉必浮數。爲邪風盛於表。此證身體强几几然。脉反沉遲者。爲風淫於外。而津傷於內。故用桂枝則同。而一加葛根以助其散。一加栝樓根兼滋其內則不同也。

栝樓桂枝湯方

栝樓根二兩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微汗汗不出

食頃啜熱粥發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痓。葛根湯主之。

無汗而小便反少者、風寒濕甚。與氣相持、不得外達。亦并不下行也。不外達、不下行、勢必逆而上衝。爲胸滿。爲口噤不得語。馴至面赤頭搖。項背强直。所不待言。故曰欲作剛痓。葛根湯、即桂枝湯加麻黃葛根。乃剛痓無汗者之正法也。

按痓病多在太陽陽明之交。身體强。口噤不得語。皆其驗也。故加麻黃以發太陽之邪。加葛根兼疎陽明

之經而陽明外主肌肉。內主津液。用葛根者、所以通隧谷而逐風濕。加栝樓者。所以生津液而濡經脉也。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去節　桂枝　甘草炙

芍藥各二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湯法將息及禁忌

痓為病。胸滿口噤。臥不着席。脚攣急。必齘齒。可與大承氣湯

此痓病之屬陽明瘀熱者。陽明之筋起於足。結於跗。其直者上結於髀。陽明之脈。入齒中。挾口環唇。其支者循喉嚨入缺盆下膈。故爲是諸證。然無燥實見證自宜滌熱而勿蕩實。乃不用調胃而用大承氣者。豈病深熱極非此不能治歟。然曰可與。則猶有斟酌之意。用者愼之。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　厚朴半斤去皮　枳實五枚炙　芒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枳朴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

餘勿服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脉沉而細者。此名中濕。亦名濕痺。濕痺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濕爲六淫之一。故其感人。亦如風寒之先在太陽。但風寒傷於肌腠。而濕則流入關節。風脉浮。寒脉緊。而濕脉則沉而細。濕性濡滯而氣重著。故亦名痺。痺者閉也。然中風者。必先有內風。而後召外風。中濕者。亦必先有內濕。而後感外濕。故其人平日土德不及而濕動於中。由是氣化不速而濕侵於外。外內合邪。爲關節疼煩。爲小便不利。大便反快。治之者。必先逐內

濕而後可以除外濕故曰當利其小便東垣亦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此爲脉沉而小便不利者設耳若風寒在表與濕相搏脉浮惡風身重疼痛者則必以麻黄白朮薏苡杏仁桂枝附子等發其汗爲宜矣詳見後條

濕家之爲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黄也

濕外盛者其陽必內鬱濕外盛爲身疼陽內鬱則發熱熱與濕合交蒸互鬱則身色如熏黄熏黄者如煙之熏色黄而晦濕氣沉滯故也若熱黄則黄而明所謂身黄如橘子色也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上有寒。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寒濕居表。陽氣不得外通。而但上越。爲頭汗出。爲背強欲得被覆向火。是宜驅寒濕以通其陽。乃反下之。則陽更被抑而噦乃作矣。或上焦之陽不布而胸中滿。或下焦之陽不化而小便不利。隨其所傷之處而爲病也。舌上如胎者。本非胃熱。而舌上津液燥聚。如胎之狀。實非胎也。蓋下後陽氣反陷於下。而寒濕仍聚於上。於是丹田有熱而渴欲得飲。胸上有寒而復

不能飲。則口舌燥煩。而津液乃聚耳。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濕病在表者宜汗。在裏者宜利小便。苟非濕熱蘊積成實。未可遽用下法。額汗出微喘、陽已離而上行。小便利下利不止、陰復決而下走。陰陽離決。故死。一作小便不利者死。謂陽上游而陰不下濟也。亦通。

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其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蓋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但微

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

風濕雖並爲六淫之一。然風無形而濕有形。風氣迅而濕氣滯。値此雨淫濕勝之時。自有風易却而濕難除之勢。而又發之速而驅之過。宜其風去而濕不與俱去也。故欲濕之去者。但使陽氣內蒸而不驟泄。肌肉關節之間。充滿流行。而濕邪自無地可容矣。此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之旨歟。

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

寒濕在上。則清陽被鬱。身疼頭痛鼻塞者。濕上甚也。發熱面黃煩喘者。陽上鬱也。而脉大。則非沉細之比。腹和無病。則非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之比。是其病不在腹中。而在頭。療之者。宜但治其頭。而毋犯其腹。內藥鼻中。如瓜蒂散之屬。使黃水出則寒濕去而愈。不必服藥以傷其和也。

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术湯發其汗爲宜。慎不可以火攻之。

身煩疼者。濕兼寒而在表也。用麻黃湯以散寒。用白术以除濕。喻氏曰。麻黃得术。則雖發汗。不至多汗。而

术得麻黃。并可以行表裏之濕。不可以火攻者。恐濕與熱合而反增發熱也。

麻黃加术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　桂枝二兩　甘草一兩炙　白术四兩

杏仁七十个去皮尖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汗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濕。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此亦散寒除濕之法。日晡所劇。不必泥定肺與陽明。但以濕無來去。而風有休作。故曰此名風濕。然雖言風而寒亦在其中。觀下文云汗出當風。又曰久傷取冷。意可知矣。蓋痓病非風不成。濕痺無寒不作。故以麻黃散寒。薏苡除濕。杏仁利氣。助通泄之用。甘草補中。予勝濕之權也。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方

麻黃半兩　杏仁十個去皮尖　薏苡半兩　甘草一兩炙

右剉麻豆大每服四錢七水一盞半煎八分去滓溫服有微汗避風

風濕。脉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巳黃芪湯主之。

風濕在表。法當從汗而解。乃汗不待發而自出。表尚未解而已虛。汗解之法。不可守矣。故不用麻黃出之。皮毛之表。而用防巳驅之。肌膚之裏。服後如蟲行皮中。及從腰下如氷。皆濕下行之徵也。然非芪术甘草。焉能使衛陽復振。而驅濕下行哉。

防巳黃芪湯方

防巳一兩　甘草半兩炙　白术七錢半　黃芪一兩一分

右剉麻豆大每抄五錢匕生薑四片大棗一枚水盞半煎八分去滓溫服　喘者加麻黃半兩　胃中不

和者加芍藥三分　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　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　服後當如蟲行皮中從腰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腰下溫令微汗差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脉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大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

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者。邪在表也。不嘔不渴。裏無熱也。脉浮虛而濇。知其風濕外持。而衛陽不正。故以桂枝湯去芍藥之酸收。加附子之辛溫以振陽氣而敵陰邪。若大便堅小便自利。知其在表之陽雖弱而

在裏之氣猶治則皮中之濕自可驅之於裏使從水道而出不必更發其表以危久弱之陽矣故於前方去桂枝之辛散加白朮之苦燥合附子之大力健行者於以並走皮中而逐水氣亦因勢利導之法也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四兩 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 生薑三兩切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白朮附子湯方

白朮一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一兩半

大棗六枚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卽是朮附竝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

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此亦濕勝陽微之證。其治亦不出助陽散濕之法。云得微汗則解者。非正發汗也。陽復而陰自解耳。夫風濕在表。本當從汗而解。麻黃加朮湯。麻黃杏仁薏苡

甘草湯。其正法也。而汗出表虛者。不宜重發其汗。則有防已黃芪實表行濕之法。而白朮附子。則又補陽以爲行者也。表虛無熱者。不可遽發其陽。則有桂枝附子。溫經散濕之法而甘草附子。則兼補中以爲散者也。即此數方。而仲景審病之微。用法之變。蓋可見矣。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二兩炙　附子二枚炮去皮　白朮二兩　桂枝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

多者宜服六七合爲妙

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細芤遲。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卽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其汗。則惡寒甚。加溫鍼。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中暍卽中暑。暑亦六淫之一。故先傷太陽而爲寒熱也。然暑。陽邪也。乃其證及身重疼痛。其脉反弦細而遲者。雖名中暍。而實兼濕邪也。小便已洒洒毛聳者。太陽主表。內合膀胱。便已而氣餒也。手足逆冷者。陽內聚而不外達。故小有勞。卽氣出而身熱也。口開前

板齒燥者。熱盛於內而氣溼於外也。蓋暑。雖陽邪。而氣。恒與溼。相合。陽求陰之義也。暑因溼入。而暑反居溼之中。陰包陽之象也。治之者。如分解風濕之法。辛以散溼。寒以清暑可矣。若發汗則徒傷其表。溫鍼則更益其熱。下之則熱且內陷。變證隨出。皆非正治暑溼之法也。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中熱亦即中暑。暍即暑之氣也。惡寒者。熱氣入則皮膚緩。腠理開。開則洒然寒。與傷寒惡寒者不同。發熱

汗出而渴。表裏熱熾。胃陰待潤。求救於水。故與白虎加人參以清熱生陰。為中暑而無濕者之法也。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六兩　石膏一斤碎綿裹　甘草二兩炙　粳米六合

人參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陽中暍。身熱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

暑之中人也。陰虛而多火者。暑即寓於火之中。為汗

出而煩渴陽虛而多濕者暑即伏於濕之內為身熱而疼重故暑病恒以濕為病而治濕即所以治暑瓜蒂苦寒能吐能下去身面四肢水氣水去而暑無所依將不治而自解矣此治中暑兼濕者之法也

瓜蒂湯方

瓜蒂二七箇

右剉以水一斗煮取五合去滓頓服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

論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然。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數。每溺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時頭不痛。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各隨證治之。

百脉一宗者。分之則爲百脉。合之則爲一宗。悉致其

病。則無之非病矣。然詳其證。意欲食矣。而復不能食。常默然靜矣。而又躁不得臥。飲食或有時美矣。而復有不用聞食臭時。如有寒如有熱矣。而又不見爲寒。不見爲熱。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矣。而又身形如和。全是恍惚去來。不可爲憑之象。惟口苦小便赤脉微數。則其常也。所以者何。熱邪散漫。未統於經。其氣遊走。無定。故其病亦去來無定。而病之所以爲熱者。則微於脉見於口與便。有不可掩然者矣。夫膀胱者。太陽之府。其脉上至巔頂而外行皮膚。溺時頭痛者。太陽乍虛而熱氣乘之也。淅然快然則遞減矣。夫

作虛之氣。溺已即復。而熱淫之氣。得陰乃解。故其甚者。必六十日之久。諸陰盡集。而後邪退而愈。其次四十日。又其次二十日。熱差減者。愈差速也。此病多於傷寒熱病前後見之。其未病而預見者。熱氣先動也。其病後四五日。或二十日。或一月見者。遺熱不去也。各隨其證以治。具如下文。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人之有百脈。猶地之有衆水也。衆水朝宗於海。百脈朝宗於肺。故百脈不可治。而可治其肺。百合味甘平微苦。色白入肺。治邪氣。補虛清熱。故諸方悉以之爲

主而隨證加藥治之。用知母者。以發汗傷津液故也。

百合知母湯方

百合七枚　知母三兩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別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後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百合病。下之後者。百合滑石代赭湯主之。

百合病不可下而下之。必傷其裏。乃復以滑石代赭者。蓋欲因下藥之勢。而抑之使下。導之使出。亦在下者引而竭之之意也

百合滑石代赭湯方

百合擘七枚 滑石三兩碎綿裹 代赭石如彈丸大一枚碎綿裹

右先煎百合如前法別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後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百合病吐之後者。百合鷄子湯主之。

本草鷄子安五藏治熱疾。吐後藏氣傷而病不去用之不特安內。亦且攘外也。

百合鷄子湯方

百合擘七枚 鷄子黃一枚

右先煎百合如前法了內鷄子黃攪勻煎五分溫服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

此則百合病正治之法也。蓋肺主行身之陽。腎主行身之陰。百合色白入肺。而清氣中之熱。地黃色黑入腎。而除血中之熱。氣血既治。百脉俱清。雖有邪氣。亦必自下。服後大便如漆。則熱除之驗也。外臺云。大便當出黑沫。

百合地黃湯方

百合擘七枚　生地黃汁一升

右先煎百合如前法了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溫分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當如漆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病久不解而變成渴。邪熱留聚在肺也。單用百合漬水外洗者。以皮毛為肺之合。其氣相通故也。洗已食煮餅。按外臺云。洗身訖。食白湯餅。今餺飥也。本草粳米小麥。並除熱止渴。勿以鹹豉者。恐鹹味耗水而增渴也。

百合洗方

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餅勿以鹹豉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括樓牡蠣散主之。

病變成渴。與百合洗方而不差者。熱盛而津傷也。括樓根苦寒生津止渴。牡蠣鹹寒引熱下行。不使上爍也。

括樓牡蠣散方

括樓根　牡蠣熬等分

右為細末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百合病。變發熱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病變發熱者。邪聚於裏而見於外也。滑石甘寒能除六府之熱。得微利。則裏熱除而表熱自退。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一兩（炙）　滑石三兩

右爲散飲服方寸七日三服當微利者止服熱則除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

病見於陰。甚必及陽。病見於陽。窮必歸陰。以法救之者。養其陽以救陰之偏。則陰以平而陽不傷。補其陰以救陽之過。則陽以和而陰不傲。內經用陰和陽。用陽和陰之道也。若見陽之病而攻其陰。則并傷其陰

矣。乃復發汗。是重傷其陽也。故爲逆。見陰之病而攻其陽。則并傷其陽矣。乃復下之。是重竭其陰也。故亦爲逆。以百、合、爲、邪、少、虚、多、之、證。故、不、可、直、攻、其、病、亦、不、可、誤、攻、其、無、病、如、此。

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嗄。甘草瀉心湯主之。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蝕於肛者。雄黃熏之。

狐惑、蟲病。即巢氏所謂䘌病也。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其躁擾之象。有似傷寒少陰熱證。而實爲

蠶之亂其心也。不欲飲食、惡聞食臭、有似傷寒陽明實證。而實爲蟲之擾其胃也。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者、蟲之上下聚散無時。故其色變更不一、甚者脉亦大小無定也。蓋雖蟲病而能使人惑亂而狐疑。故名曰狐惑。徐氏曰、蝕於喉爲惑、謂熱淫於上。如惑亂之氣感而生蟚。蝕於陰爲狐、謂熱淫於下。柔害而幽隱如狐性之陰也。亦通。蝕於上部、即蝕於喉之謂。故聲嗄。蝕於下部、即蝕於陰之謂。陰內屬於肝、而咽門爲肝膽之候。余出于病自下而衝上。則咽乾也。至生蟲之由、則趙氏所謂濕熱停久。蒸腐氣血而成瘀濁。於是

風化所腐而成蟲者當矣。甘草瀉心。不特使中氣運而濕熱自化。抑亦苦辛雜用。足勝殺蟲之任。其苦參雄黃。則皆清燥殺蟲之品。洗之熏之。就其近而治之耳。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炙　黃芩　乾薑　人參各三兩

半夏半升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苦參湯方

苦參一升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熏洗日三

雄黃熏法

雄黃一味爲末筒瓦二枚合之燒向肛熏之

病者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臥。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眥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豆當歸散主之。

脈數微煩、默默但欲臥、熱盛於裏也。無熱汗出、病不在表也。三四日目赤如鳩眼者、肝臟血中之熱、隨經上注於目也。經熱如此。臟熱可知、其爲蓄熱不去。將成癰膿無疑。至七八日目四眥黑、赤色極而變黑。則

癰尤甚矣。夫肝與胃。互爲勝負、者也。肝。方有。熱。勢。必。以。其。熱。侵。及。於。胃。而。肝。既。成。癰。胃。即。因。其。熱。併。之。於。肝。故曰若能食者。知膿已成也。且膿成則毒化。毒化則不特胃和而肝亦和矣。赤豆當歸。乃排膿血除濕熱之良劑也。

再按此一條。注家有目爲狐惑病者。有目爲陰陽毒者。要之亦是濕熱蘊毒之病。其不腐而爲蟲者則積而爲癰。不發於身面者。則發於腸臟。亦病機自然之勢也。仲景意謂與狐惑陰陽毒同源。而異流者。故特論列於此歟。

赤豆當歸散方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乾 當歸十分

右二味杵爲散漿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陽毒之爲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吐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主之。

陰毒之爲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毒者、邪氣蘊畜不解之謂。陽毒非必極熱。陰毒非必極寒。邪在陽者、爲陽毒。邪在陰者、爲陰毒也。而此所謂陰陽者。亦非藏府氣血之謂。但以面赤斑斑如錦

紋咽喉痛唾膿血其邪著而在表者謂之陽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不唾膿血其邪隱而在表之裏者謂之陰耳故皆得用辛温升散之品以發其蘊蓄不解之邪而亦並用甘潤鹹寒之味以安其邪氣經擾之陰五日邪氣尚淺發之猶易故可治七日邪氣已深發之則難故不可治其蜀椒雄黃二物陽毒用之者以陽從陽欲其速散也陰毒去之者恐陰邪不可劫而陰氣反受損也

升麻鼈甲湯方

升麻 當歸 甘草各二兩 蜀椒一兩炒去汗

鱉甲手指大一片炙 雄黃半兩研

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汗

肘後千金方陽毒用升麻湯無鱉甲有桂陰毒用甘

草湯無雄黃

瘧病脉證幷治第四

師曰。瘧脉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鍼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

瘧者少陽之邪。弦者少陽之脉。有是邪。則有是脉也。然瘧之舍。固在半表半裏之間。而瘧之氣。則有偏多偏少之異。故其病有熱多者。有寒多者。有裏多而可下者。有表多而可汗可吐者。有風從熱出。而不可以藥散者。當各隨其脉而施治也。徐氏曰。脉大者爲陽。小者爲陰。緊雖寒脉。小緊則內入而爲陰矣。陰不可

從表散。故曰下之愈。邪既為寒。溫之無疑。弦緊不沉。為寒脈而非陰脈。非陰故可發汗鍼灸也。瘧脈緊弦而忽浮大。知邪在高分。高者引而越之。故可吐。喻氏曰、仲景既云弦數者多熱矣。而復申一義云。弦數者風發。見多熱不已。必至於極熱。熱極則生風。風生則肝木侮土而傳其熱於胃。坐耗津液。此非可徒求之藥。須以飲食消息止其熾熱。卽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病瘧以月一日發。當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如其不差。當云何。師曰、此結為癥瘕。名曰瘧母。急治之。宜鱉

甲煎丸

天氣十五日一更。人之氣亦十五日一更。氣更則邪當解也。否則三十日天人之氣再更。而邪自不能留矣。設更不愈。其邪必假血依痰。結爲癥瘕。僻處脇下。將成負固不服之勢。故宜急治。鱉甲煎丸行氣逐血之藥頗多。而不嫌其峻。一日三服。不嫌其急。所謂乘其未集而擊之也。

鱉甲煎丸方

鱉甲十二分炙　烏扇三分燒　黄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婦三分熬　乾薑　大黄　桂枝

石韋去毛　厚朴　紫葳卽凌霄　半夏

阿膠　芍藥　牡丹　䗪蟲各五分

葶藶　人參各一分　瞿麥二分　蜂窠炙四分

赤硝十二分　蜣螂熬六分　桃仁二分

右二十二味為末取煆竈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升浸灰俟酒盡一半着鱉甲於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千金方用鱉甲十二片又有海藻三分大戟一分無鼠婦赤硝二味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

欲嘔。名曰癉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

此與內經論癉瘧文大同。夫陰氣虛者。陽氣必發。發則足以傷氣而耗神。故少氣煩寃也。四肢者諸陽之本。陽盛則手足熱也。欲嘔者。熱干胃也。邪氣內藏於心者。瘅爲陽邪。心爲陽藏。以陽從陽。故邪外舍分肉。而其氣則內通心藏也。消爍肌肉者。肌肉爲陰。陽極則陰消也。

温瘧者。其脉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煩疼。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此與內經論溫瘧文不同內經言其因此詳其脉與證也癉瘧溫瘧俱無寒但熱俱嘔而其因不同癉瘧者肺素有熱而加外感爲表寒裏熱之證緣陰氣內虛不能與陽相爭故不作寒也溫瘧者邪氣內藏腎中至春夏而始發爲伏氣外出之證寒畜久而變熱故亦不作寒也脉如平者病非乍感故脉如其平時也骨節煩疼時嘔者熱從腎出外舍於其合而上并於陽明也白虎甘寒除熱桂枝則因其勢而達之耳

白虎加桂枝湯方

知母六兩　石膏一斤　甘艸炙二兩　粳米二合

桂枝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

瘧多寒者。名曰牡瘧。蜀漆散主之。

瘧多寒者、非真寒也。陽氣爲痰飲所遏。不得外出肌表。而但內伏心間。心牡藏也。故名牡瘧。蜀漆能吐瘧痰。痰去則陽伸而寒愈。取雲母龍骨者。以蜀漆上越之猛。恐升動心中之神與氣也。

蜀漆散方

蜀漆燒去腥　雲母燒二日夜　龍骨等分

右三味杵爲散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匕

附外臺秘要三方

牡蠣湯

牡蠣　麻黃各四兩　甘草二兩　蜀漆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煑蜀漆麻黃去上沫得六升內諸藥煑取二升溫服一升若吐則勿更服

按此係宋孫奇等所附。蓋亦蜀漆散之意。而外攻之力較猛矣。趙氏云、牡蠣軟堅消結。麻黃非獨散寒。且可發越陽氣、使通於外。結、散、陽、通。其病自愈。

柴胡去半夏加栝樓根湯　治瘧病發渴者亦治勞瘧

柴胡八兩　人參　黃芩　甘草各三兩

括樓根四兩　生薑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二服

柴胡桂薑湯　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一劑如神

柴胡半斤　桂枝三兩　乾薑二兩　括樓根四兩

黃芩三兩　甘草二兩炙　牡蠣二兩熬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趙氏曰此與牡瘧相類而實非牡瘧邪客心下此風

寒濕痺於肌表。肌表既痺。陽氣不得通於外。遂鬱伏於榮血之中。陽氣化熱。血滯成瘀。着於其處。遇衛氣行陽二十五度及之。則病作。其邪之入營者。既無外出之勢。而營之素痺者。亦不出而與陽爭。故少熱或無熱也。是用柴胡爲君。發其鬱伏之陽。黃芩爲佐。清其半裏之熱。桂枝乾薑。所以通肌表之痺。栝樓根牡蠣除留熱消瘀血。甘草和諸藥調陰陽也。得汗則痺邪散。血熱行。而病愈矣。

中風歷節病脉并治第五

夫風之為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為痺。脉微而數。中風使然。

風徹於上下。故半身不遂。痺閉於一處。故但臂不遂。以此見風重而痺輕。風動而痺着也。風從虛入。故脉微。風發而成熱。故脉數。曰中風使然者。謂痺病亦是風病。但以在陽者。則為風。而在陰者。則為痺耳。

寸口脉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脉空虛。賊邪不寫。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

在於經。卽重不勝。邪入於府。卽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卽難言。口吐涎。

寒虛相搏者、正不足而邪乘之。爲風寒初感之診也。浮爲血虛者、氣行脉外而血行脉中。脉浮者沉不足。爲血虛也。血虛則無以充灌皮膚而絡脉空虛。幷無以捍禦外氣而賊邪不寫。由是或左或右。隨其空處而留着矣。邪氣反緩、正氣卽急者、受邪之處。筋脉不用而緩。無邪之處。正氣獨治而急。緩者、爲急者、所引則口目爲僻。而肢體不遂。是以左喎者、邪反在右。右喎者、邪反在左。然或左或右。則有邪、正緩急之殊。而

爲表爲裏亦有經絡藏府之別經云經脈爲裏支而横者爲絡絡之小者爲孫是則絡淺而經深絡小而經大故絡邪病於肌膚而經邪病連筋骨甚而入府又甚而入藏則邪遞深矣蓋神藏於藏而通於府府病則神窒於內故不識人諸陰皆連舌本藏氣厥不至舌下則機息於上故舌難言而涎自出也

侯氏黑散　治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

菊花四十分　白朮　防風各十分　桔梗八分

黄芩五分　細辛　乾薑　人參

茯苓　當歸　川芎　牡蠣

礬石　桂枝各三分

右十四味杵爲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溫酒調服。禁一切魚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藥積腹中不下也。熱食即下矣。冷食自能助藥力。

此方亦孫奇等所附。而去風除熱補虛下痰之法具備。以爲中風之病。莫不由是數者所致云爾。學者得其意。毋泥其迹可也。

寸口脉遲而緩。遲則爲寒。緩則爲虛。營緩則爲亡血。衛緩則爲中風。邪氣中經。則身癢而癮疹。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

遲者行之不及。緩者至而無力。不及爲寒。而無力爲虛也。沉而緩者爲營不足。浮而緩者爲衛中風。衛在表而營在裏也。經不足而風入之。血爲風動。則身癢而癮疹。心不足而風中之。陽用不布。則胸滿而短氣。經行肌中而心處胸間也。

風引湯除熱癱癇

大黃　乾薑　龍骨各四兩　桂枝三兩

甘草　牡蠣各二兩　寒水石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各六兩

右十二味杵麄篩以葦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三

升煑三沸温服一升治大人風引少小驚癇瘈瘲日數發醫所不療除熱方巢氏云脚氣宜風引湯

此下熱清熱之劑孫奇以爲中風多從熱起故特附於此歟中有薑桂石脂龍蠣者蓋以濇歛泄以熱監寒也然亦猛劑用者審之

防己地黃湯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熱其脉浮

防己　甘草各一分　桂枝　防風各三分

右四味以酒一杯漬之絞取汁生地黃二斤㕮咀蒸之如斗米飯久以銅器盛藥汁更絞地黃汁和分再服

狂走譫語、身熱、脉大者、屬陽明也、此無寒熱、其脉浮者、乃血虛生熱、邪幷於陽而然、桂枝防風防巳甘艸酒浸取汁、用、是輕淸歸之於陽、以散其邪、用生地黃之甘寒、熟蒸、使歸於陰、以養血除熱、蓋藥生則散表、熟則補裏、此煎煑法、亦表裏法也、趙氏

頭風摩散

大附子一枚　鹽等分

右二味爲散、沐了以方寸匕摩疢上、令藥力行

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爲腎、弱即爲肝、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歷節痛、黃汗出、故曰歷節、

此爲肝腎先虛而心陽復鬱爲歷節黃汗之本也心氣化液爲汗汗出入水中水寒之氣從汗孔入侵心藏外水內火鬱爲濕熱汗液則黃浸淫筋骨歷節乃痛歷節者遍節皆痛也蓋非肝腎先虛則雖得水氣未必便入筋骨非水濕內侵則肝腎雖虛未必便成歷節仲景欲舉其標而先究其本以爲歷節多從虛得之也

按後水氣篇中云黃汗之病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合觀二條知歷節黃汗爲同源異流之病其癥鬱上焦者則爲黃汗其併傷筋骨者則爲歷

節也。

趺陽脉浮而滑。滑則穀氣實。浮則汗自出。少陰脉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爲風。風血相搏。即疼痛如掣。盛人脉濇小。短氣。自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此皆飲酒汗出當風所致。

趺陽脉浮者風也。脉滑者穀氣盛也。汗生於穀。而風性善泄。故汗自出。 風血相搏者。少陰血虚而風復擾之。爲疼痛如掣也。趺陽少陰二條合看。知陽明穀氣盛者。風入必與汗偕出。少陰血不足者。風入遂著。而成病也。 盛人脉濇小短氣者。形盛於外而氣歉

於內也。自汗出、濕復勝也。緣酒客濕本內積。而汗出當風。則濕復外鬱。內外相召。流入關節。故歷節痛不可屈伸也。合三條觀之。汗出入水者。熱爲濕鬱也。風血相搏者。血爲風動也。飲酒汗出當風者。風濕相合也。歷節病因。有是三者不同。其爲從虛所得則一也。

諸肢節疼痛。身體尫羸。脚腫如脫。頭眩短氣。温温欲吐。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

諸肢節疼痛、卽歷節也。身體尫羸、脚腫如脫、形氣不足。而濕熱下甚也。頭眩短氣、温温欲吐、濕熱且從下而上衝矣。與脚氣衝心之候頗同。桂枝麻黃防風、散

濕於表。芍藥知母甘草、除熱於中。白朮附子、驅濕於下。而用生薑最多以止嘔降逆。為濕熱外傷肢節。而復上衝心胃之治法也。

桂枝芍藥知母湯方

桂枝四兩　芍藥三兩　甘草　麻黃

附子各二兩　白朮　知母　防風各四兩

生薑五兩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營氣不通。衛不獨行。營衛俱

微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絶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爲歷節也

此亦內傷肝腎而由於滋味不節者也枯泄相搏卽筋骨竝傷之謂曰斷泄者言其生氣不續而精神時越也營不通因而衛不行者病在陰而及於陽也不通不行非壅而實蓋卽營衛涸流之意四屬四肢也營衛者水穀之氣三焦受氣於水穀而四肢稟氣於三焦故營衛微則三焦無氣而四屬失養也由是精微不化於上而身體羸瘦陰濁獨注於下而足腫脛冷黃汗出此病斯以歷節黃汗而實非水濕爲病所

謂肝腎雖虛未必便成歷節者是也而虛病不能發熱歷節則未有不熱者故曰假令發熱便爲歷節後水氣篇中又云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蓋即黃汗歷節而又致其辨也詳見本文

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烏頭湯主之

此治寒濕歷節之正法也寒濕之邪非麻黄烏頭不能去而病在筋節又非如皮毛之邪可一汗而散者故以黄芪之補白芍之收甘草之緩牽制二物俾得深入而去留邪如衛瓘監鍾鄧入蜀使其成功而不及於亂乃制方之要妙也

烏頭湯　亦治脚氣疼痛不可屈伸

麻黄　芍藥　黄芪　甘草各三兩炙

烏頭五枚㕮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即出烏頭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盡服之

礬石湯治脚氣衝心

礬石二兩

右一味以漿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

脚氣之病。濕傷於下而氣衝於上。礬石味酸澁性燥能却水收濕解毒。毒解濕收。上衝自止。

附方

古今錄驗續命湯治中風痱身體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處或拘急不得轉側

麻黄　桂枝　甘草　乾薑

石膏　當歸　人參各三兩　杏仁四十粒

川芎一兩五錢

右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溫服一升當小汗薄覆脊憑几坐汗出則愈不汗更服無所禁勿當風并治但伏不得臥欬逆上氣面目浮腫

痱者廢也。精神不持。筋骨不用。非特邪氣之擾亦真

氣之衰也。麻黄桂枝所以散邪。人參當歸所以養正。石膏合杏仁。助散邪之力。甘草合乾薑。爲復氣之需。乃攻補兼行之法也。

千金三黄湯治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經日不欲飲食

麻黄五分　獨活四分　細辛　黄芪各二分

黄芩三分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一服小汗出二服大汗出心熱加大黄二分腹滿加枳實一枚氣逆加人參三分悸加牡蠣三分渴加括樓根三分先

有寒加附子一枚

近效朮附湯治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煖肌補中益精氣

白朮一兩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兩炙

右三味剉每五錢七薑五片棗一枚水盞半煎七分去滓溫服

崔氏八味丸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

熟地黃八兩　山茱萸　山藥各四兩　澤瀉

茯苓　牡丹皮各三兩　桂　附子炮各一兩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腎之脉。起於足而入於腹。腎氣不治、濕寒之氣。隨經上入。聚於少腹。爲之不仁。是非驅濕散寒之劑所可治者。須以腎氣丸補腎中之氣。以爲生陽化濕之用也。

千金越婢加术湯治肉極熱則身體津脫腠理開汗大泄厲風氣下焦脚弱

麻黄六兩　石膏半斤　生薑二兩　甘草二兩

白术四兩　大棗十五枚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惡風加附子一枚炮

血痺虛勞病脉證并治第六

問曰血痺之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濇在寸口關上小緊宜鍼引陽氣令脉和緊去則愈

陽氣者衛外而爲固也乃因疲勞汗出而陽氣一傷臥不時動搖而陽氣再傷於是風氣雖微得以直入血中而爲痺經云邪入於陰則痺也脉微爲陽微濇爲血滯緊則邪之微也血中之邪始以陽氣傷而得入終必得陽氣通而後出而痺之爲病血既以風入

而痺於外。陽亦以血痺而止於中。故必鍼以引陽使出。陽出而邪去。邪去而脈緊乃和。血痺乃通。以是知血分受痺。不當獨治其血矣。

血痺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風痺狀。黃芪桂枝五物湯主之。

陰陽俱微。該人迎趺陽太谿爲言。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即陽不足而陰爲痺之象。不仁者。肌體頑痺。痛癢不覺。如風痺狀。而實非風也。黃芪桂枝五物。和榮之滯。助衛之行。亦鍼引陽氣之意。以脈陰陽俱微。故不可鍼而可藥。經所謂陰陽形氣俱不足者。勿刺以

歛而調以甘藥也。

黃芪桂枝五物湯方

黃芪三兩　芍藥三兩　桂枝三兩　生薑六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夫男子平人脉大爲勞。脉極虛亦爲勞。

陽氣者煩勞則張。故脉大。勞則氣耗。故脉極虛。李氏曰脉大非氣盛也。重按必空濡。大者、勞脉之外暴者、也。極虛者、勞脉之內衰者、也。

男子面色薄。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脉浮者。裏虛也。

渴者熱傷陰氣。亡血者不華於色。故面色薄者。知其渴及亡血也。李氏曰、勞者氣血俱耗。氣虛則喘。血虛則悸。卒者猝然見此病也。脉浮爲裏虛。以勞則眞陰失守。孤陽無根。氣散於外。而精奪於內也。

男子脉虛沉弦。無寒熱。短氣裏急。小便不利。而色白。時目瞑兼衄。少腹滿。此爲勞使之然。

勞之爲病。其脉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瘥。陰寒精自出。痠削不能行。

男子脉浮弱而濇。爲無子。精氣清冷。

脉虛沉弦者、勞而傷陽也。故爲短氣裏急。爲小便不利、少腹滿。爲面色白。而其極則并傷其陰而目瞑兼

衄目瞑目不明也。脉浮者、勞而傷陰也。故爲手足煩、爲痠削不能行、爲春夏劇而秋冬瘥、而其極則并傷其陽、而陰寒精自出。此陰陽互根。自然之道也。若脉浮弱而濇、則精氣交虧、而清冷不溫。此得之天稟薄弱。故當無子。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脉極虛芤遲。爲清穀亡血失精。脉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脉極虛芤遲者、精失而虛及其氣也。故少腹弦急。陰頭寒而目眩。脉得諸芤動微緊者、陰陽並乖而傷及

其神與精也故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沈氏所謂勞傷心氣火浮不斂則爲心腎不交陽泛於上精孤於下火不攝水不交自洩故病失精或精虛心相內浮擾精而出則成夢交者是也徐氏曰桂枝湯外證得之能解肌去邪氣內證得之能補虛調陰陽加龍骨牡蠣者以失精夢交爲神精間病非此不足以收斂其浮越也

桂枝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　芍藥　生薑各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龍骨　牡蠣各三兩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天雄散方

天雄炮三兩　白朮八兩　桂枝六兩　龍骨三兩

右四味杵爲散酒服半錢七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按此疑亦後人所附。爲補陽攝陰之用也。

男子平人脉虛弱細微者。喜盜汗也。　人年五六十。其病脉大者。痺俠背行。若腸鳴馬刀俠癭者。皆爲勞得之。

脉沉小遲。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手足逆寒。腹滿。甚則溏泄。食不消化也。　脉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虛寒相搏。此名爲革。婦人則半

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

平人不病之人也。脉虛弱細微、則陰陽俱不足矣。陽不足者不能固。陰不足者不能守。是其人必善盜汗。

人年五六十。精氣衰矣。而病脉反大者。是其人當有風氣也。痹俠背行、痹之俠脊者。由陽氣不足。而邪氣從之也。若腸鳴馬刀俠癭者、陽氣以勞而外張。火熱以勞而上逆。陽外張。則寒動於中而爲腸鳴。火上逆則與痰相搏而爲馬刀俠癭。李氏曰、癭生乳腋下曰馬刀。又夾生頸之兩旁者爲俠癭。俠者、挾也。馬刀、蠣蛤之屬。瘡形似之。故名馬刀。癭、一作纓。發於結纓

之處。二痃一在臍。一在腋下。常相聯絡。故俗名痃串。
脉沉小遲。皆陰象也。三者並見。陰盛而陽廻亡矣。
故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者。氣脫而不固也。由是
外無氣而手足逆冷。胃無氣而腹滿。脾無氣而溏泄
食不化。皆陽微氣脫之證也。　脉弦者陽不足。故爲
減爲寒。脉大者陰不足。故爲芤爲虛。陰陽並虛。外強
中乾。此名爲革。又變革也。婦人半產漏下。男子亡血
失精。是皆失其產乳生育之常矣。故名曰革。
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煩熱。咽
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

此和陰陽調營衛之法也。夫人生之道。曰陰曰陽。陰陽和平。百疾不生。若陽病不能與陰和。則陰以其寒獨行。爲裏急。爲腹中痛。而實非陰之盛也。陰病不能與陽和。則陽以其熱獨行。爲手足煩熱。爲咽乾口燥。而實非陽之熾也。昧者以寒攻熱。以熱攻寒。寒熱內賊。其病益甚。惟以甘酸辛藥。和合成劑。調之使和。則陽就於陰。而寒以溫。陰就於陽。而熱以和。醫之所以貴識其大要也。豈徒云寒可治熱。熱可治寒而已哉。

或問。和陰陽調營衛是矣。而必以建中者。何也。曰。中者脾胃也。營衛生成於水穀。而水穀轉輸於脾胃。故

中氣立。則營衛流行而不失其和。又中者四逆之軸。而陰陽之機也。故中氣立。則陰陽相循。如環無端。而不極於偏。是方甘與辛合而生陽。酸得甘助而生陰。陰陽相生。中氣自立。是故求陰陽之和者。必於中氣。求中氣之立者。必以建中也。

小建中湯方

桂枝三兩　甘草二兩　芍藥六兩　大棗十二枚

生薑三兩　飴糖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

虚勞裏急諸不足。黄芪建中湯主之。

裏急者、裏虛脉急。腹中當引痛也。諸不足者、陰陽諸脉並俱不足。而眩悸喘喝失精亡血等證相因而至也。急者緩之必以甘。不足者補之必以溫。而充虛塞空。則黄芪尤有專長也。

黄芪建中湯方即小建中湯內加黄芪一兩半餘依上法　氣短胸滿者加生薑腹滿者去棗加茯苓一兩半及療肺虛損不足補氣加半夏三兩

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丸主之。

下焦之分。少陰主之。少陰雖爲陰藏而中有元陽所

以滋經臟行陰陽司開闔者也。虛勞之人。損傷少陰腎氣。是以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程氏所謂腎藏精之所已竭者是矣。八味腎氣丸補陰之虛。可以生氣助陽之弱。可以化水。乃補下治下之良劑也。

八味腎氣丸方 見婦人雜病

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薯蕷丸主之。

虛勞證多有挾風氣者。正不可獨補其虛。亦不可着意去風氣。仲景以參地芎歸苓朮補其氣血。膠麥薑棗甘芍益其營衛。而以桔梗杏仁桂枝防風柴胡白斂黃卷神麴去風行氣。其用薯蕷最多者。以其不寒

不熱不燥不滑兼擅補虛去風之長故以爲君謂必得正氣理而後風氣可去耳

薯蕷丸方

薯蕷三十分　人參七分　白朮六分　茯苓五分

甘草二十分　當歸十分　乾地黃十分　芍藥六分

芎藭六分　麥冬六分　阿膠七分　乾薑三分

大棗百枚爲膏　桔梗五分　杏仁六分　桂枝十分

防風六分　神麴十分　豆黃卷十分　柴胡五分

白斂二分

右二十一味末之煉蜜和丸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一

九一百九爲劑

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仁湯主之。

人臥則魂寓於目。寐則魂藏於肝。虛勞之人。肝氣不榮。則魂不得藏。魂不藏故不得眠。酸棗仁補肝斂氣。宜以爲君。而魂既不歸容。必有濁痰燥火乘間而襲其舍。者煩之所由作也。故以知母甘草淸熱滋燥。茯苓川芎。行氣除痰。皆所以求肝之治而宅其魂也。

酸棗仁湯方

酸棗仁 二升　甘草 一兩　知母　茯苓 各二兩

芎藭 一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棗仁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三
升分溫三服

五勞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飲食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
飢傷勞傷經絡榮衛氣傷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
黑緩中補虛大黃䗪蟲丸主之

虛勞症有挾外邪者如上所謂風氣百疾是也有挾
瘀鬱者則此所謂五勞諸傷內有乾血者是也夫風
氣不去則足以賊正氣而生長不榮乾血不去則足
以留新血而滲灌不周故去之不可不早也此方潤
以濡其乾蟲以動其瘀通以去其閉而仍以地黃芍

藥甘草和養其虛攻血而不專主於血一如薯蕷丸之去風而不着意於風也喻氏曰此世俗所稱乾血勞之良治也血瘀於內手足脉相失者宜之兼入瓊玉膏補潤之劑尤妙

大黃䗪蟲丸方

大黃十分蒸　黃芩二兩　甘草三兩　桃仁一升

杏仁一升　芍藥四兩　乾地黃十兩　乾漆一兩

虻蟲一升　水蛭百枚　蠐螬百枚　䗪蟲半升

右十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小豆大酒服五丸日三服

附方

千金翼炙甘草湯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脈結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甘草四兩炙　桂枝　生薑各三兩　麥冬半升

麻仁半升　人參　阿膠各二兩　大棗三十枚

生地黃一斤

右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

脈結是榮氣不行。悸則血虧而心無所養。榮滯血虧。而更出汗。豈不立槁乎。故雖行動如常。斷云不出百日。知其陰亡而陽絕也。人參桂枝甘草生薑。行身之

陽。膠麥麻地行身之陰。蓋欲使陽得復行陰中而脉自復也。後人只喜用膠地等而畏薑桂。豈知陰凝燥氣。非陽不能化耶。徐氏

肘後獺肝散治冷勞又主鬼疰一門相染

獺肝一具炙乾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脉證治第七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肺痿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脉數、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爲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欬即胸中隱隱痛。脉反滑數。此爲肺癰、欬唾膿血。脉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

此設爲問答。以辨肺痿肺癰之異。熱在上焦二句、見五臟風寒積聚篇。蓋師有是語。而因之以爲問也。汗出、嘔吐、消渴、二便下多、皆足以亡津液而生燥熱。肺

虛且熱。則爲痿矣。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肺中津液。爲熱所迫而上行也。或云、肺既痿而不用。則飲食游溢之精氣。不能分布諸經。而但上溢於口。亦通。口中辟辟燥者、魏氏以爲肺癰之痰涎膿血。俱蘊蓄結聚於肺臟之內。故口中反乾燥。而但辟辟作空響燥欬而已。然按下肺癰條亦云、其人欬。咽燥不渴多唾濁沫。則肺痿肺癰二證多同。惟胸中痛。脉滑數。唾膿血。則肺癰所獨也。比而論之。痿者、萎也。如草木之萎而不榮。爲津爍而肺焦也。癰者壅也。如土之壅而不通。爲熱聚而肺潰也。故其脉有虛實不同。而其數則一

也

問曰、病欬逆。脉之何以知此爲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其脉何類。師曰、寸口脉微而數。微則爲風。數則爲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營。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脉。風舍於肺。其人則欬。口乾喘滿。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爲之凝滯。畜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此原肺癰之由。爲風熱畜結不解也。凡言風脉多浮或緩。此云微者。風入營而增熱。故脉不浮而反微。且與數俱見也。微則汗出者、氣傷於熱也。數則惡寒者、

陰反在外也。呼氣不入者、氣得風而浮。利出而艱入也。吸而不出者、血得熱而壅。氣亦為之不伸也。肺熱而壅。故口乾而喘滿。熱在血中。故咽燥而不渴。且肺被熱迫而反從熱化。為多唾濁沫。熱盛於裏而外反無氣。為時時振寒。由是熱蓄不解。血凝不通而癰膿成矣。吐如米粥。未必便是死證。至浸淫不已。肺葉腐敗。則不可治矣。故曰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脉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上氣喘而躁者。此為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

上氣面浮腫肩息。氣但升而不降矣。脉復浮大。則陽

有上越之機脉偏盛者偏絕也　又加下利是陰復從下脫矣陰陽離決故當不治肩息息擡肩也　上氣喘躁者水性潤下風性上行水爲風激氣凑於肺所謂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也故曰欲作風水發汗令風去則水復其潤下之性矣故愈

肺痿吐涎沫而不欬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爲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薑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此舉肺痿之屬虛冷者以見病變之不同蓋肺爲嬌臟熱則氣爍故不用而痿冷則氣沮故亦不用而痿

也。遺尿、小便數者、肺金不用而氣化無權、斯膀胱無制而津液不藏也。頭眩多涎唾者、經云上虛則眩。又云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也。甘草乾薑、甘辛合用。爲溫肺復氣之劑。服後病不去而加渴者、則屬消渴。蓋小便數而渴者、爲消。不渴者、非下虛、卽肺冷也。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四兩炙　乾薑二兩炮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

欬而上氣、肺有邪、則氣不降而反逆也。肺中寒飮上

入喉間。爲呼吸之氣所激。則作聲如水雞。射干紫菀款冬降逆氣。麻黃細辛生薑發邪氣。半夏消飲氣而以大棗安中。五味斂肺。恐劫散之藥。并傷及其正氣也。

射干麻黃湯方

射干 三兩　麻黃　生薑 各四兩　細辛

紫菀　款冬花 各三兩　大棗 七枚　半夏 半升

五味 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黃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欬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

濁、濁痰也。時時吐濁者、肺中之痰、隨上氣而時出也。然痰雖出而滿不減、則其本有固而不拔之勢。不迅而掃之。不去也。皂莢味辛入肺。除痰之力最猛。飲以棗膏。安其正也。

皂莢丸方

皂莢八兩刮去皮酥炙

右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棗膏和湯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欬而脉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欬而脉沉者、澤漆湯主

之。

此不詳見證而但以脉之浮沉為辨而異其治按厚朴麻黄湯與小青龍加石膏湯大同則散邪蠲飲之力居多而厚朴辛温亦能助表小麥甘平則同五味斂安正氣者也澤漆湯以澤漆為主而以白前黄芩半夏佐之則下趨之力較猛雖生薑桂枝之辛亦祗為下氣降逆之用而已不能發表也仲景之意蓋以欬皆肺邪而脉浮者氣多居表故驅之使從外出為易脉沉者氣多居裏故驅之使從下出為易亦因勢利導之法也

厚朴麻黃湯方

厚朴五兩　麻黃四兩　石膏如雞子大　杏仁半升

半夏六升　乾薑　細辛各二兩　小麥一升

五味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麥熟去滓內諸藥煮

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澤漆湯方

半夏半升　澤漆三升以東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　紫參

生薑　白前各五兩　甘草　黃芩

人參　桂枝各三兩

右九味㕮咀內澤漆湯中煮取五升溫服五合至夜盡

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麥門冬湯主之

火熱挾飲致逆為上氣為咽喉不利與表寒挾飲上逆者懸殊矣故以麥冬之寒治火逆半夏之辛治飲氣人參甘草之甘以補益中氣蓋從外來者其氣多實故以攻發為急從內生者其氣多虛則以補養為主也

麥門冬湯方

麥門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參　甘草各二兩

粳米三合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煑取六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肺癰喘不得臥。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肺癰喘不得臥，肺氣被迫。亦已甚矣，故須峻藥頓服以逐其邪。葶藶苦寒。入肺洩氣閉。加大棗甘温以和藥力，亦猶皂莢丸之飲以棗膏也。

葶藶大棗瀉肺湯方

葶藶熬令黄色擣丸如雞子大　大棗十二枚

右先以水三升煑棗取二升去棗內葶藶煑取一升

頓服。

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爲肺癰。桔梗湯主之。

此條見證。具如前第二條所云。乃肺癰之的證也。此病爲風熱所壅。故以苦梗開之。熱聚則成毒。故以甘草解之。而甘倍於苦。其力似乎太緩。意者癰膿已成。正傷毒潰之時。有非峻劑所可排擊者。故藥不嫌輕耳。後附外臺桔梗白散。治證與此正同。方中桔梗貝母同用。而無甘草之甘緩。且有巴豆之毒熱。似亦以毒攻毒之意。然非病盛氣實。非峻藥不能爲功者。不

可僥倖一試也。是在審其形之肥瘠。與病之緩急而善其用焉。

桔梗湯方

桔梗一兩　甘草二兩

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則吐膿血也。

欬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

外邪內飲。填塞肺中。爲脹。爲喘。爲欬而上氣。越婢湯散邪之力多。而蠲飲之力少。故以半夏輔其未逮。不用小青龍者。以脈浮且大。病屬陽熱。故利辛寒。不利

辛熱也。目如脫狀者、目睛脹突。如欲脫落之狀。壅氣使然也。

越婢加半夏湯方

麻黃六兩　石膏半斤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五枚

甘草二兩　半夏半升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肺脹欬而上氣。煩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此亦外邪內飲相搏之證、而兼煩躁、則挾有熱邪。麻

桂藥中。必用石膏。如大青龍之例也。又此條見證。與上條頗同。而心下寒飲。則非溫藥不能開而去之。故不用越婢加半夏。而用小青龍加石膏。溫寒並進。水熱俱捐。於法尤為密矣。

小青龍加石膏湯方

麻黃　芍藥　桂枝　細辛

乾薑　甘草各三兩　五味　半夏各半升

石膏二兩

右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強人服一升。羸者減之。日三服。小兒服四合。

附方

外臺炙甘草湯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方見虛勞

千金甘草湯

甘草一味以水三升煮減半分溫三服

千金生薑甘草湯治肺痿欬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

生薑五兩 人參三兩 甘草四兩 大棗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治肺痿吐涎沫

桂枝 生薑各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枚

皂莢一枚去皮子炙焦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按已上諸方。俱用辛甘溫藥。以肺旣枯燥。非溫劑可滋者。必生氣。行氣。以致其津。蓋津生於氣。氣至則津亦至也。又方下俱云吐涎沫多不止。則非無津液也。乃有津液。而不能收攝分布也。故非辛甘溫藥不可。

加皂莢者。兼有濁痰也。

外臺桔梗白散治欬而胸滿振寒脉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爲肺癰

桔梗　貝母各三兩　巴豆一分去皮熬研如脂

右三味爲散强人飲服半錢匕羸者減之病在膈上

者吐膿在膈下者瀉出若下多不止飲冷水一盃則定

千金葦莖湯治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是為肺癰

葦莖二升　薏苡仁半升　桃仁五十粒　瓜瓣半升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葦莖得五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當吐如膿

按此方只下熱散結通瘀之力而重不傷峻緩不傷懈可以補桔梗湯桔梗白散二方之偏亦良法也

葶藶大棗瀉肺湯治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清涕出不聞香臭酸辛欬逆上氣喘鳴迫塞方見上三日一劑

可至二四劑先服小青龍湯一劑乃進

按此方原治肺癰喘不得臥。此兼面目浮。鼻塞清涕則肺有表邪宜散。故先服小青龍一劑乃進。

又按肺癰諸方。其於治效各有專長。如葶藶大棗。用治癰之始萌而未成者。所謂乘其未集而擊之也。其葦莖湯。則因其亂而逐之者耳。桔梗湯剿撫兼行。而意在於撫。洵為王者之師。桔梗白散。則搗堅之銳師也。比而觀之。審而行之。庶幾各當而無誤矣。